



一碗酸辣粉

□黄裕涛

认识老康，缘于一碗酸辣粉。

2010年，我借调到重庆中心城区工作。一晚寻找餐馆，在凯旋路转角处发现了“河包酸辣粉”。“哇，居然还有家乡的美食！”亲近之感油然而生。“兄弟，请坐，来二两？”一位头戴白色帽子、圆脸微胖的中年男子热情地招呼。我点点头。不一会儿，一碗色泽鲜亮、热气腾腾的酸辣粉就端了上来。

看着浸润在汤汁里晶莹饱满的粉条，内心的冲动奇痒难忍，似有无数只小手抓挠着：“好久没吃酸辣粉了！”一夹挑起来，根根柔软，轻轻咬入口中，炒黄豆、芝麻、生姜、蒜泥、小葱的香味瞬间在口中交织起来，麻、辣、酸、鲜、香冲击着味蕾，与舌头激烈纠缠。“地道，正宗！”我向厨师老康竖起大拇指。

三下五除二，三分钟将满满一碗酸辣粉吃得干干净净。放下碗筷，我一边抹嘴，一边与老康攀谈起来。原来，老康是土生土长的荣昌河包人，回到重庆还不到两个月。之前，他在广东东莞打工；先是在建筑工地搬砖，因为会做酸辣粉，被调入后厨；后来在五星级大酒店当小厨师，负责在自助餐厅烹饪小面和酸辣粉。

“跑那么远，在荣昌发展不好吗？”我心生疑问。

“唉，我也不想呀。但河包偏远，没有人气。最主要是我欠了七八万

元的债，得尽快还清！”老康叹了一口气。原来，老康相依为命的母亲在2002年得了恶性肿瘤，动手术花了近十万元。当时农村没有医保，老康借遍了五亲六戚左邻右舍，还变卖了家具，才勉强凑齐医疗费。母亲出院后不到半年就撒手西去。才三十多岁的老康满头白发，“老康”的外号由此而来。为了平息妻子的焦虑，让孩子正常读书，老康决定到沿海闯一闯。

一晃七八年过去，老康的欠款还清了。儿子考上了城里的重点中学，他将家里的土地交给妹妹耕种，夫妻二人来到中心城区，租住在儿子学校附近，继续他们的酸辣粉事业。我为老康的坚强和乐观点赞。

在借调中心城区的这一年的时间里，我隔三岔五光顾老康夫妇的餐馆。2011年，我回到荣昌上班后，与老康逐渐失去联系了。

时隔15年，在“渝味360碗”评选活动中，一碗酸辣粉将我和老康再次联系在一起。荣昌区文旅委让作协成员入围菜品写推荐信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酸辣粉。仔细一看表格，“康”姓老板赫然在目。咦，这不就是我认识的那个“老康”吗！

我决定登门采访。刚入河包镇，“千年河包，百年粉条”的标语就映入眼帘。几经周折，终于找到了这家酸辣粉小店。刚进门，就看见了正在灶台前忙碌的老康。我不动声色站立一侧，透过明净的玻璃窗，静静看着老康烹饪酸辣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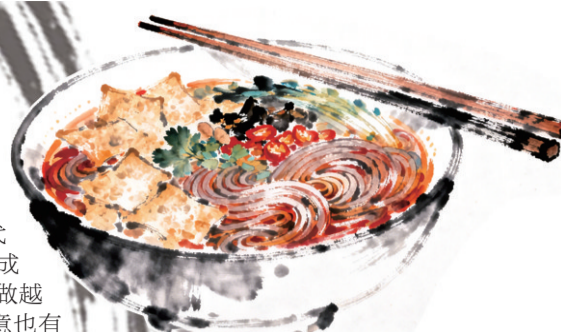
“老康，来一碗酸辣粉。”我朗声叫道。老康一愣，热切的目光在升温。原来，老康已经回老家六七年了，在河

包镇上买了个小门面，专门经营酸辣粉和小面。现在儿子参加工作了，河包镇乡村旅游越来越火，宋代报恩塔、清代斜塔、民俗陈列馆等都成了游客打卡点，当地的粉条产业越做越大，人气越来越旺，在家门口做生意也有盼头了。不过，我从老康神色中捕捉到了一丝慌乱。原来老康的妻子做了乳腺癌手术昨天才出院，正等着送午饭回家呢。

我心中一紧，准备随个礼。老康果断拒绝：“现在我们都有医保，新农村政策好，土地承包每年有分红，养老保险也买了，这次妻子做手术，只花了七千多块钱。我还有些积蓄，没啥后顾之忧。今天的酸辣粉，买单！”老康的妹妹在一旁笑着说：“哥哥的日子过得美哟，还帮衬着亲戚朋友呢！”

看着老康一脸轻松的表情，我也跟着轻松下来。我照例吃了一碗酸辣粉。不错，还是那个味，辣而不燥、麻而不木、酸而不涩、油而不腻，一根根、一丝丝粉条绕着舌头荡秋千，一时间竟有了微醺的感觉。此时，“品河包酸辣粉，尝生活真谛”也在心中酝酿成熟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

能懂的诗

一枚叶子落了 (外一首)

□楚红城

小蚂蚁爬过来。她晃动小脑袋
两根触角碰碰碰，
一会儿朝前，一会儿后退
好像要问我——
秋天为什么还穿着梦一样轻的衣裳

我朝她低下手指，她爬上来
没有跟我对视下去
黑脑袋朝一枚泛起金黄的叶子扭过去

经过我们的，开始是一阵风，
后来是一些想象
再后来是一声哎呀

春

1 水牛摇摇尾巴
驮着童年游过池塘
春，从一支牧笛里吹出来

2 燕子啊
不要把我的悄悄话嘀咕给黄蝴蝶
你看
黄蝴蝶飞过篱笆，飞进邻居家里了

3 探出一朵颤巍巍的笑脸
蒲公英说
我开了就是春天

4 两只麻雀叽叽喳喳
什么时候，柳枝柔软了
小草发芽了
风儿偷偷笑
我吹醒的
(作者系北京市作协会员)

爱情天梯

□洪德斌

他以凿为笔
蘸五十年尘霜
在雾漫石顶的峭壁
刻下六千诗行
每一行
指腹磨平的石棱间
嵌入他扬屑的喘息
每一划
风雨剥蚀的凿痕里
还映着她牵挂的守望
读一读
字字如石
垒起岁月的暖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巴南区财政局)

神女峰

□阿普

我在巫峡的急浪里
仰望那云霞中的神女峰
那是瑶姬吗
那是望夫石吗
一只仙鹤从巫峡飞过
我骑上了仙鹤
用手抚摸神女峰
那青翠的山峦
那润泽的雨露
都在我的一掌之间
仙鹤越飞越高
回望
神女峰在巫峡的波涛之上
在金色的霞光里
玉一样挺立
一场雨终于倾盆而下
神女峰
如一位在烟霞中的少女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暮年童趣

□蒋明才

退休后，在与小外孙的相处中，我寻回了久违的童趣。

外孙小名七米，我们不常住一处，他牙牙学语的日子里，我们便靠着视频日日“相见”，盼着能多攒些彼此的熟稔与亲近。

小家伙刚学会站立、爬行时，当过兵的父亲就教他行军礼、练匍匐前进。他学得有模有样。只要我们在视频那头一声令下：“立正，稍息，匍匐前进！”他便立刻举起肉乎乎的小手，认认真真地敬一个军礼，随即趴倒在地板上，右手撑地向前挪动，两条小腿像小青蛙似的用力蹬着。爬过五六米远，再稳稳站起，又敬一个礼，仿佛圆满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。

七米三岁那年，我们带他畅游三峡。船行至三峡之巅，面对一江碧水奔涌东流、两岸青山连绵起伏的美景，大家提议七米背诗助兴。

小家伙手舞足蹈地背起了《春晓》《悯农》《静夜思》，一首接一首，那模样颇有几分“指点江山”的少年意气。我们又引导他用英语说出“高山”“山林”“江河”“溪流”，

没想到，他竟一口气吐出了几十个英文单词，古诗词也能背出几十首。末了，他还挺起小胸脯，一脸自豪地宣告：“我还是有一点点文化的，今后我还要学好多好多的文化！”周围的叔叔阿姨都笑着给他鼓掌。

我这辈子，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，每次导航都犯难。在使用步行导航时，听到“往东走”“向西行”，就一头雾水，心里直嘀咕：“为啥不说上下左右呢？”

没想到，这个困扰我多年的难题，竟被不满六岁的七米轻易破解了。那天，我带着七米去儿童医院，导航又一次让我犯了难。七米见状，立刻小大人似的站到我面前：“外公，我来教你！”他像个小交警般笔直地立在路边，手舞足蹈地比划着，稚嫩的小手上下翻飞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“外公，你看手机的指南针，红色箭头指的是北方，记住‘上北下南，左西右东’就清楚啦！”

我恍然大悟。“外公终于听懂了，我比导航还厉害。”见我解开了困扰多年的难题，七米高兴地在原地转了两圈。

去年7月，七米和他爸爸偶遇了一只腿受伤的流浪猫。小家伙看着小猫一瘸一拐的模样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小猫的腿流血了，太可怜了，我们收留它吧！”他还主动提出，要用自己的压岁钱给小猫治病。

平日里，七米对零花钱看得很紧，一分都舍不得乱花。可那天，他却毫不犹豫地

从书柜深处，掏出了150元压岁钱，拉着爸爸把小猫送进了宠物医院。拍片检查、打针、敷药，一番治疗后，小猫的腿渐渐好了起来。

这只白中带黑的小猫，生着一双蓝宝石般的眼睛，灵动又可爱。它总爱围着七米“喵喵”叫，像是在道谢，一会儿上蹿下跳地撒欢，一会儿又蜷在他脚边打滚撒娇。七米给小猫取了个名字，叫“七喜”——和“七米”只差一字。从此，他便多了个可爱的小伙伴。

七米也有调皮捣蛋、不听话的时候。去年夏天，我们带他去贵州避暑，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。

平日里，七米很是自觉，每天早上起床先晨读，吃完早餐写作业，完成任务后才去找邻居家的小朋友玩耍。可那天，作业还没写完，他就偷偷溜了出去。我追到小区的林荫道上，拉着他回家。他非但不肯，还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，边哭边喊：“外公、外婆，你们两个把我没法管啦！”

我又气又笑，顺手从路边折了一根竹枝，作势要打他。小家伙一见我动真格，立马止住哭声，“嗖”地一下爬起来，撒腿就跑。看着他小小的背影，我忍不住笑了。

从前常听人说隔代亲，总觉得那是旁人的感慨。如今，亲身经历了与七米的点点滴滴，才真正懂得，这是最纯粹、最彻底、最无私的爱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）

早起遇见猫

□付娟

柱子上，刚刚升起的太阳暖洋洋地照在它两个尖尖的耳朵上，投下朦胧的影子。对于我的招呼，大猫勉强支了支眼皮，很不热络地拿正眼瞧我一眼，又眯着眼睛继续瞌睡去了。

受了打击，我也不气馁。几步开外，三合鱼庄的玻璃门里，映出狸花猫健壮的身影。我向它打招呼：“喵喵！”一刹那的停顿，确认过眼神，狸花回应：“喵呜，喵……喵……”语气像打招呼，又像倾诉。这只驻守于店堂的狸花猫一边说着“话”，一边威武地走过来，步伐和身姿让我联想到英勇的将军。隔着玻璃，它出不来，我进不去。于是，我们隔着透明的距离亲热地“交谈”起来。

道了别，我离开鱼庄往前走，遥遥望见小马路对面，一个身影像参加盛装舞步

表演的马儿一样优雅，它迈着笔直的猫步，翻着梅花一样的小路，嘴里叨一只灰色的老鼠，正威风凛凛地经过。这一刻，骄傲和喜悦洋溢在它的脸上。

我喜欢猫，每次遇见都开心不已。猫猫们性格各异，有的黏人自来熟，有的“半推半就”，有的高冷不留情面……它们为何有这么神奇的魅力呢？我找到许多答案：它们技能超强、个性独立，不依靠人也能活得精彩。在人来人往的都市里巡游日久，你就会发现，猫猫们除了给人带来欢乐和幸福，从来不会向你要求什么。它们干得漂亮，值得善待！

清早出门，一口气遇到好多猫，真是一个美好的早晨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学生）



周末的早晨，睡醒起床，决定去赶早市。重庆弯弯拐拐的小街巷最有烟火气，是猫猫们栖息的天堂。这不，刚出小区，就遇见一只富态优雅、黑黄相间的大三花。它是五金店老板养的猫，脖子上挂一个金灿灿的铃铛，正身姿婀娜地蹲在门口，大概是昨晚打猎回来了，正等着主人开门营业。它白天四处巡逻，轻轻一跃就能跳上一两米高的货架，傍晚时玩累了，就趴在老板的腿上打盹。而我则时常借买东西的便利来撸一撸它光滑的皮毛。“每天都有很多人给它拍照呢！”看我举起手机，正开门的老板语气骄傲，大三花成了她家的招财猫。

继续前行，一只揣着手打盹的白猫映入眼帘。它蜷起身子，呈半球形窝在水泥